

文／三多教會 涂金章

主耶穌愛我(上)

其實明天如何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？
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。

信仰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一、我家信主的經過

家住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，1950年時，因家父已患病5年，期間求醫、問神皆未得治，最後祖母再問庄上一神明朱王，卻遭乩童拒絕，並告訴她，若再求問神明，就用七星劍把她趕出去，祖母傷心哭泣而回，已經從有神拜到無神了。後經羅擇真長老的母親介紹說：「沒關係，我給你們介紹一位最大的真神耶穌。」我們就開始慕道。

隔年，1951年6月3日，朴子教會成立那年，我們在祖母的帶領下，全家（包括叔叔）共23名受洗歸主，祖母、母親、父親、大哥均受聖靈。雖教會離家有二公里遠，長輩們依然走路參加聚會，過著平安喜樂的生活。

1953年1月22日，父親蒙主恩召。在父親離世的前七天，有天使來告訴父親說：「再過七天帶你回天國，你要先準備好。」父親一開始不敢告知母親，但越想越不對，信耶穌可到天國是一件美好的事，因此第三天就告訴了母親，母親便趕快買白布、作白衣褲、一頂鴨舌帽、一雙布鞋，並為父親理髮、修面，之後拿鏡子給他照，父親很歡喜地說：「很漂亮，不輸給理髮店剃的。」又過了四天，魚寮教會（六合）有五位信徒來訪，在唱詩禱告中，父親說要躺下，大家就趕快給他穿上白色的長衣褲、鞋子、帽子。就這樣，父親在禱告中安然被主接回天

國（約三16，十四1、3），留下祖母、二位母親，和我們十個兄弟姊妹，最小的妹妹才三歲，但在主的眷顧下，均平安長大且都讀書。寫這篇見證時（2009年3月1日），我的兩位母親——阿姨99歲、媽98歲，皆身體健康，且能參加安息日聚會，感謝主鴻恩。

二、赴非洲工作蒙恩

1967年2月13日，是我第一次參加赴西非駐塞內加爾共和國農耕隊。我與七名同伴於第四天抵塞國南部卡沙瑪斯省學久縣加樂美村，計畫開墾三公頃土地，農部僱150名當地人配合我們的開墾規劃，該村土地上大樹很多，最大的，要五人合抱才能把樹圍繞起來，都用人工砍伐或放火燒，並用推土機將大樹頭推出。費時三個月後，整地完成，就從事稻作、蔬菜、農耕示範種植。那邊的天氣分旱季（10月下旬至5月下旬）和雨季（5月下旬至10月下旬），旱季無雨，草、小樹都枯死，尤其5月的室外氣溫最高可達46℃；雨季則會下陣雨。感謝主，我們示範區的稻作長得很好，黑人看了很驚奇！但叫他們來種中國稻，卻說不要，問他們為什麼？答：「自古以來我們男人不作這種事！」原來他們的習慣是男人種旱作、玉米、花生、高粱，女人才種水稻。

有一天，同伴在午休（通常下午3點前沒人下田工作，因室外氣溫高達40多度），我想著政府給我們這麼多錢，不可以這樣過一天算一天，等著二年一到領取美金走人，因此擬了個推廣草稿，準備推廣稻作十公頃，就為此事跪在床上禱告，未料聖靈充滿，使同伴來圍著我說：「老涂，你不睡覺，怎麼了？」我就停下禱告，告訴他們是在為推廣的工作禱告，且聖靈充滿，因此相信只要我們一起合作，耶穌會幫助，稻作推廣就會成功。同伴聽了，沒人講話，一會兒，一個同伴手比劃著自己的頭說：「老涂的頭殼壞了」。

之後，我請一位吳姓同伴幫忙先向各村長說明中國稻的好處，只要有人想學習，農耕隊都會給予援助、給種子、指導育苗、栽培、除蟲、施肥……，想不到，很快地推廣到18個村莊。不久，塞國總統來參觀示範區（由楊西崑外交次長陪同），隨著電

台廣播、報紙刊登，我們的示範區天天有人來參觀，並要求農耕隊去指導種植中國稻；推廣成效，超乎我的想像。

很快地兩年到了，快要回來的前十天，我被派到一新推廣區——谷東埔，他們要規劃五十公頃的中國稻種植區，請我去幫忙一週。在此地的第三天晚餐後，與同伴出去散步，有人跑來說發生火災了，於是火速趕回去。當我跑進屋內時，突然瓦斯爆炸，原來是我們帶的一個黑人「阿不魯」，不知怎弄的，把瓦斯管弄脫落了，房間另一角又放著煤油冰箱，因此造成爆炸。爆炸威力之大，將由空心磚砌成的約八寸厚的牆壁，炸裂開約0.8公分，那黑人的臉、手本來是黑的，卻變成粉紅色（脫皮）。感謝主，我也在屋內，卻一點也沒受傷，因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（詩四六1）。

三、第二次赴非工作

1969年5月再去西非塞內加爾南部卡沙瑪斯省城齊甘秀，在一法人留下的果樹試驗所，開墾一公頃地為蔬菜示範區，省長很支持，派學生、犯人來學習種菜，省長辦公室附近也叫犯人種菜、瓜、馬鈴薯。很快地，卡省很多農村也要求農耕隊前往指導，且省長、農長也到台灣考察、訪問。

一年過後，因一位同事腹痛，陪他飛往

首都達卡（400公里），於中央醫院檢查乃十二指腸要開刀，就留下來照顧他，想不到卻被調差，農長指派我在首都近郊的一果樹試驗所，開墾一公頃地為蔬菜示範區，由小弟負責此分隊，另有總理、農長農場、觀光部長農場、天主教會等，皆派人員或學生來學習，以後也成立一農校，由農耕隊協助指導。不僅如此，學生、農民來學種菜後，成為推廣區，農耕隊持續擴大推廣到全國、北部寶島分隊、中部首都達卡分隊、南部卡省分隊，推廣範圍南北距離達一千公里之長，因此中、塞兩國恢復邦交，我國派蔣恩鏡大使去駐塞。

我每天的工作，上午去農業部、海關，辦理從台灣進來的農用機器、農藥、種子，又到大使館為同伴辦出入境簽證，下午回示範區、推廣區，星期日則辦訓練班。一天因回教忠孝節，司機放假，由一位同伴開車前往推廣區，沒想到吉普車竟不慎掉入乾水井，結果四輪朝天，叫很多黑人來，才把車翻正，再發動，車沒壞，只是人有點擦傷，感謝主護佑，再一次做我們的避難所（詩四六1）。

很快地兩年又到了，即將要回國，但因塞國總統要來示範區參觀，為此舉辦蔬菜展覽會，我與大隊長只好延後一個月，於1961年5月下旬返國。回來後，陸續在故鄉嘉義朴子買了一塊地，又到高雄買一間房子，

結果欠了八萬，因此想再次赴非，雖岳父勸說：「楊約翰執事勉勵，作神的工要把握機會。」但我想，現在那店面還不能作生意，若我再去一次，並先向同伴借錢把八萬元還掉，待兩年後，回來就可以作生意、當老闆了。就這樣，我於1971年8月第三次赴非洲。

四、第三次赴非

感謝主恩，第一次去雖遇瓦斯爆炸，第二次去遇車禍，均蒙主護佑平安回來。1971年8月，因買屋錢不夠，打算再跑一次，想著二年後回來就可坐在樓下當老闆了！因此不聽老人勸勉，再度前往非洲。

回到原塞國首都達卡分隊，當時大隊長告訴我說：「我們兩家搬來塞國如何?!農長說很歡迎我們移民過來，在這裡有的是土地，任我們選。」因為這樣，也差點把家人移民去非洲。

我們蔬菜示範區種植各種蔬菜，很多人來學種菜，訓練後，學員回去自己種植，成為推廣區，有的則被法國人請去種菜，因法國冬季溫度低不適合種植，超市一公斤蘆筍可賣1000法郎（一隻雞才100法郎），四季豆一公斤500法郎，因此他們來達卡地區大面積種植，再把這些菜運回法國。

1972年8月，我的腳掌被熱帶寄生蟲侵入，這寄生蟲長到成蟲產卵再孵出幼蟲，一世代共三週，因此每隔三週當幼蟲孵出時，腳掌奇癢，總抓得皮破血流，於是我到中央總醫院住院一週，並吃一種殺蟲藥。隔壁隊甘比亞農耕隊長栗達先生，同樣被這寄生蟲侵入，也到中央總醫院住院一週，結果因吃殺寄生蟲的藥，導致肝中毒而死在醫院，享年38歲。

我於1972年9月底，因情況嚴重，由二位同伴護送返台，先到高雄醫院找一位陳教授，進行抽血、驗便、驗尿檢查，陳教授告訴我明天不必掛號，直接來找他看報告。隔天我再去，陳教授讓我透過顯微鏡先看血液，見血中就有蟲，他再電問內科，也確認我的肝已中毒，因此安慰我說，讓我先回去療養，等肝好了再去找他，因經濟部有給他公文，我是因公染上這病，目前台灣沒藥，但會從國外進口藥物來為我治療，往後我到醫院不必掛號，直接找他即可。

聽完陳教授的說明，我知道這就是讓我回家等死的意思，因為不吃藥會給蟲咬死（後來已癢到腹部），若吃藥，則會導致肝深度中毒，一樣是死亡。早知聽老人言，就不會吃虧在眼前，原來人生如雲霧（雅四13-15）。

（待續）✿